



御山峡 丝路古道上的山水画卷

□ 陈学仕

御山峡，坐落于金昌市永昌县城北约10公里的龙首山脉中，地处金川峡西段，东西绵延约15公里，宽幅在100米至500米之间，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高水长卷轴画。峡谷之内，草木丰茂，流水潺潺；两岸之外，高山耸峙，峰峦连绵。于当地百姓而言，这里是闲暇时的好去处，既有养眼的自然山水，又有赏心的悠久历史文化，实为曲径寻幽的佳境。

四季轮转中，冬天的御山峡别有一番韵味。此时繁华落尽，铅华洗去，反倒透着一股返璞归真的澄澈与宁静。也正因这份独特，立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，我与好友仲恒兄便相约同游御山峡。车子驶离县城，不紧不慢地穿行在郊外，马路两旁的白杨树参天而立，枝叶交错间遮蔽了部分晴空，偶尔有几方蓝天从缝隙中显露，星星点点的阳光也顺势洒落，为这段旅途添了几分暖意。

车子驶入金川峡谷大约十分钟，向左一拐便进入了御山峡段。右侧的金川峡水库豁然铺开，碧蓝的水面像块巨大的蓝宝石，与头顶的晴空交相辉映，蓝得透亮，蓝得晃眼。近些年生态好了，雨量增加，库里的水肉眼可见地丰沛，水位悄悄漫向岸边，库尾也往上游的御山峡里延伸了一两公里。浅水处，几块沙地探出头来，像散落的绿岛，一群鸭子正围着沙洲嬉戏，“嘎嘎”的叫声给这片苍茫的水域添了几分活泼。

“春夏那才叫真热闹呢！”同行的仲恒兄手往水面一指，语气里满是按捺不住的兴奋，“你瞅着，赤麻鸭扑棱着棕红的翅膀扎水，绿头鸭带着亮闪闪的‘帽子’成群游，还有秋沙鸭拖着花斑尾巴钻芦苇荡！更别说白天鹅、白鹭、黑鹳这些‘稀客’，十来种鸟往这儿一聚，好些名字我也是头回听说，光看着就觉得新鲜！”

他话音还飘在风里，水面上忽然起了动静，几只白天鹅展开雪白的大翅膀，白鹭则挺着细长的脖颈，一前一后贴着水面掠过。翅膀扫过天空时，留下一道道轻盈的白弧，瞬间就给这片静悄悄的碧蓝增添了灵动的韵律。

我们驻足湖边，静听风从水面掠过，裹挟着水汽的清凉扑面而来，宛如一曲苍凉的古调在耳畔低回。我俯身在水边，看波浪一遍遍漫过来，在脚边碎成银亮的水花。不远处的电线杆上，一群鸽子排得整整齐齐，给蓝天添上了几行宁静的“标点”。忽有牧人赶着羊群经过，鸽子被惊得振翅而起，盘旋着飞向远方——那里，汉长城的残段正默默伏在戈壁上，像一条沉睡的巨龙。从水库往上游走，便出了库区，真正进入了御山峡的腹地。虽是冬季，峡谷间的公路线上仍有车辆往来，想必，这峡谷里的风光与故事，早已悄悄传开。

若说库区的景致是自然的馈赠，那腹地的风光则满是历史的印记。

御山峡像一部摊开的“历史典籍”，山是纸，水是墨，时光在上面写满了传奇。从水库往圣容寺去的路上，每一步都踩着历史的注脚。

最先撞见的是汉明长城。远远望去，几段汉长城的残垣断壁孤零零地伫立着。卫青、霍去病的英雄故事在河西走廊流传千年，可眼前的城墙早已没了当年的威风，墙体斑驳，更像一位年长的老者。而公路左侧的明长城则显得要“年轻”许多，虽也有裂缝和豁口，却依旧身姿挺拔，砖石间透着股精神气，常有游人站在它面前合影，想把这历史的风骨装进镜头里。

再往前走，花大门石刻像一页翻开的经书，在两山之间正襟危坐。红褐色的砂岩壁被岁月劈开，形似两扇敞开的大门，守护着古丝路的通道，由此向西北，便是永昌北部的草原花草滩。北山崖面上，一排长约50米的塔形佛龛静静排列，这是西夏时期的遗迹。

从花大门西行不到一公里，神驼峰便进入眼帘。那山如同一头静卧的骆驼，昂首挺胸，神态虔诚，仿佛还在回望当年的路。传说圣僧刘萨诃从天竺取经东归，骑神驼途经此地，朝拜过圣容寺后，神驼却贪恋这里的灵秀，不肯再走，最终化身为山。千百年过去，它依然守在峡谷里，把御山峡的故事讲给每个经过的人。

继续西行两公里，便抵达了御山峡这部“历史典籍”的核心所在，圣容寺。作为丝绸古道上承载河西走廊佛教文化与历史记忆的重要地标，圣容寺的传奇故事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留存。据史料记载，北魏时期，高僧刘萨诃云游至此，留下“山开现佛陀瑞像”的预言。后来预言成真，百姓欢欣鼓舞，依此修建瑞像寺。时至唐代，该寺院正式更名为“圣容寺”，此名沿用至今。依托千年文化底蕴的滋养与独特历史地位，让圣容寺成为享誉四方的“河西名刹”。

伫立在圣容寺前，凝神细赏，方知这里的神奇之处。此地坐落于峡谷腹地，两岸山体皆由加里东期花岗岩构成，这些地质遗存经亿万年的风雨侵蚀、冰川打磨，将原本棱角分明的岩石雕琢成万千形态：有的如猛虎伏岗，似在守护山门；有的似雄鹰振翅，羽翼的纹路在阳光下清晰可辨；更有一块巨石形如海龟，龟甲的褶皱浑然天成，仿佛下一秒便会爬入峡谷。

抬眼望去，象山与狮伏山的山脊之上，各矗立着一座七层佛塔，那便是始建于唐代的圣容塔。南塔立于狮伏山巅，塔身略纤巧；北塔坐落于象山背脊，形制更为雄浑。两座塔的建筑风格与西安的大雁塔、小雁塔一脉相承，设计尽显唐代建筑的大气庄重。尤其北塔，恰好与象山的“脊背”走势相合，远观便似“塔立象背”，而圣容寺依偎在两山之间，正应了“寺倚灵山”的意境，这般天造地设的景致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而寺前的圣容河潺潺流淌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水底的鹅卵石与摇曳的水草清晰可见，为这片沉静的土地增添了几分灵动。这条河汇聚了山间的两处水源，最奇特的是，即便隆冬时节，寺前的水流也从不结冰，河面还会泛起丝丝热气，遇冷化作薄雾缭绕在水面，宛若大地在寒冬中仍未停歇轻轻呼吸。驻足于此，再抬眼望两山雄奇、双塔巍峨，忽然读懂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的深意，山的雄奇里藏着历经亿万年不变的沉稳，水的柔顺中裹着滋养万物的豁达，山水相依，不仅养育了永昌这片土地上的庄稼与生灵，更以这份从容与包容，浸润着每一位前来探访此地的游人之心。

离去时已近黄昏，夕阳西斜，为峡谷的山体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，原本青灰色的岩石此刻泛着琥珀般的光泽。不远处的汉明长城遗址，城墙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，与两山的轮廓交织在一起。回望这片峡谷，忽然觉得它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，静静诉说着千百年来的故事。

相关链接

御山峡的魅力不止于峡谷本身，其周边还散落着自然奇景、人文秘境与乡村风情，无论是单日短途游，还是多日深度漫游，都能收获截然不同的体验。

周边景点推荐

金川峡水库 从车辘沟石林沿S212省道向东行驶30分钟，便抵达永昌县北12公里处的金川峡水库。作为河西走廊少见的“高山平湖”，它与石林的嶙峋形成鲜明反差：湖面常年碧蓝如镜，将龙首山的丹霞轮廓完整倒映，风过时涟漪轻晃，山水仿佛在镜中揉成一团温柔的彩墨。

季节为这片湖光添了不同韵味：冬季的水面泛着清冷的光泽，岸边的芦苇结着白霜，静谧得能听见风掠过水面的声响；一到春夏，这里便成了候鸟的乐园，它们掠过湖面，翅膀划开的弧线，成了镜头里最灵动的风景。若想留住这份美，湖畔的木栈道是最佳观景点，清晨或黄昏时分，阳光洒在湖面，波光粼粼间宛如童话世界。

车辘沟石林 从御山峡出发，沿S212省道西行再转Y361乡道，约40分钟车程便抵达永昌县西25公里处的车辘沟石林。不同于御山峡“草木丰茂、流水潺潺”的柔美，这里是大自然用亿万年时光雕琢的“雕塑展”，雅丹地貌与花岗岩经风吹日晒，化作上千座形态各异的奇石，惟妙惟肖。最令人称奇的是“一线

天”，两壁陡峭如刀削，仅容一人侧身通过，阳光从狭窄的缝隙中漏下，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，行走其间，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。触摸这些奇石，指尖能感受到岩石表面被风雨打磨的粗糙纹理，耳畔似乎还能回响千年前的故事。相传霍去病追击匈奴时，曾在此处因山石阻隔战车，后修路突袭敌军，“车辘沟”的名字也由此流传。如今，游客踩着山间步道攀登，登顶后俯瞰整片石林“群峰竞秀”，方能真正体会“万象石林”的壮阔。

毛卜喇民俗村 金昌市永昌县红山窑镇，车辘沟石林东南侧，从石林沿村道前行5分钟即达，是前往石林的必经之地。

这座被群山环抱的古村落，是汉代河西之战的“后勤驿站”，也是如今永昌非遗文化的核心承载地。村子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夯土院落，阳光洒在五彩山脚下时，整个村落宛如一幅油画。游览完后在村口的“农家饭庄”点一份当地特色的“羊肉堡卷子”，饭后漫步村落，看老人在晒谷场晾晒作物，听村民讲述霍去病大军在此休整的民间故事，感受古村的慢时光。

午后，阳光渐渐柔和下来，像一层薄纱漫过稀疏的云层，轻轻落在茫茫雪原上。站在山梁上回头望，正义峡已浸在暮色里，成了一道模糊的灰影，唯有黑河水依旧不紧不慢地流淌着，那水在暮色中泛着细碎的银光，像一条柔软的丝带，悄悄把青色的合黎山、枯黄的沙漠与土黄色的村庄串联起来，连起了天地间的苍茫与烟火。

风还在吹，只是没了正午的烈，裹着雪后的清冽掠过耳畔。目光往远处延伸，祁连山草原的风正顺着河谷漫来，裹着水草的湿润与雪水的冰凉，轻轻拂过黑河岸边的芦苇荡。细长的苇叶倔强地立着，在风里轻轻摇晃，把疏疏落落的影子投在清澈的河面上，为这寂静的天地添了几分灵动。

再走到正义峡口远眺，寒风穿过峡谷时，卷着细碎的雪末扑在脸上，冰凉却清醒。忽然懂了，这里的“辽远”从不是空无一物的辽阔，这里的“苍茫”也从不是单薄的荒凉，这天地间藏的，是霍去病挥师西征时的万丈豪情，是杨门女将梳洗时的一抹柔情，是古长城烽火台千年不变的坚守……它们都藏在峡谷的风里，藏在黑河的水波里，藏在每一块风化的砖石纹路里，像一本摊开的书，等着每一个前来寻访的人，慢慢翻开，细细品读。

夕阳西下时，最后一抹余晖斜斜地洒在黑河里，瞬间把水面染成了暖金色。远处的草原上，果然有牧人的身影在缓缓移动，穿着深色的衣裳，赶着一群白花花的羊，与天边橘红的云霞、近处泛着金光的流水，构成了一幅不用勾勒的画。那些曾经弥漫的硝烟、曾经的悲怆与呐喊，早已被时光轻轻抚平，只留下这沉默的山、这不息的水、这辽阔的草原，在岁月里静静地绽放着属于自己的、不张扬的美。

行走正义峡

□ 滕建民



御山峡景区 薛永成

峡口、古道、辽远、苍茫。

正义峡就静立在那里，一头牵着合黎山的筋骨，青灰的岩壁顺着山势起伏，峰顶偶有流云漫过，像给嶙峋的山尖系了条轻柔的白纱；一头挨着黑河的衣襟，冬日的河水褪去了夏秋的湍急，水面凝着一层半透明的薄霜，仿佛给河床裹了层易碎的玉，水流声清冽细碎，顺着峡口蜿蜒西去。谁也无法说不清，这样的守望已经过了多少个春秋，只知道灰褐色的山崖与石壁冷峻如铁，岩层间浅黄与深褐交错，是大自然用千万时光雕琢的纹路，每一道褶皱里，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终于站在峡口前，才真正懂了“苍茫”二字的分量。寒冬的风愈发烈了，刮过脸颊时带着刺人的疼，却让人瞬间清醒。抬眼望去，坐落在张掖市高台县罗城镇天城村的正义峡，峡口两侧的崖壁陡峭如削，零星生长的耐旱灌木紧紧扒着岩石，枝叶在风中轻颤，倒给这威严的峡谷添了几分灵动。偶尔有飞鸟掠过头顶，啼鸣声凄厉得像被风撕碎，落进空旷的天地里，瞬间便被吞没，只余下更浓的寂寥。站在这里，边塞古战场的肃杀与险峻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头，连呼吸都不自觉放轻，生怕惊扰了沉睡的历史。

沿着黑河慢慢走，脚下的土地冻得硬邦邦。旷野辽远得没有边际，连风都好似有了回音。路边的树木落尽了叶子，光秃秃的枝干倔强地伸向天空。面对这空旷的天地，我只能在记

忆里寻找那些读过的书页，试着拼凑些模糊的片段：千年前，这里也曾有商队牵着骆驼走过，驼铃在风中摇出细碎的响，驼队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，慢慢融进峡口的暮色里；或许哪场激烈过后，黑河的水曾被染成暗红，勇士的鲜血渗进冻土，滋养了来年崖壁上新生的草木……

行至中途，路过七坝、八坝、九坝几个村庄，村落里的土黄色屋舍在寒风中静默着，偶尔有炊烟升起，细细一缕，很快便被风吹散。到了胭脂堡村，脚步不自觉慢了下来，相传这里曾有座水池，是北宋杨门女将西征时梳洗的地方，“胭脂堡”便由此得名。想象着千年前，女将们卸下铠甲，在池边整理发髻，指尖沾着的胭脂或许不慎落入水中，让这方水土都多了几分柔情。村庄就是这样，一手牵着滋养它的黑河沃土，一手挽着扯不断的歷史传说，在时光里扎根来，一代又一代，守着这片土地的烟火气。

再往前，过了罗城乡，视野里渐渐出现了沙漠的轮廓。沙漠里的梭梭草倔强地挺立着，枯黄的枝干虽没有叶片，却依旧透着生机；枯萎的芦苇在风中摇曳，将影子投在澄澈的河面上，随粼粼波光碎成一片晃动的褐色。它们都在固执地守着这片土地，守着四季的轮回，守着黑河与沙漠交汇处的独特风景。历史的车轮从这里碾过，留下了散落在大地上的村落，留下了古道上模糊的蹄印，也留下了一代又一代

代人繁衍生息的烟火气，或许是清晨村民挑着水桶去河边打水的身影，或许是傍晚孩童在村头追逐打闹的笑声，这些细碎的日常，都让这片苍茫的土地多了几分温度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终于跟着黑河的水流，来到天城村。它与正义峡紧紧相连，峡口的风裹着沙粒掠过村头的老榆树，枝丫上挂着的残雪簌簌落下，落在土墙上。这萧瑟景致里藏着的厚重历史感，正是我特意前来寻访的缘由。

轻轻走进村子，生怕脚步重了，惊扰了沉睡的时光。天城村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，险要的地势与丝绸之路上的关键位置，让它成了河西走廊的咽喉要道。古长城与烽火台从天城一直延伸至嘉峪关，那些风化的城砖，至今还能看出当年的规模，驻守此地，便

应声滚落……

而这片被黑河滋养、被战火淬炼的土地，藏着的远不止眼前可见的战场遗迹，那些刻在时光里的故事，早已顺着岁月的脉络，延伸向更遥远的过往。

天城村的历史，早在公元前121年便已写下浓重一笔。汉武帝时期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在此击败匈奴，让这里成为保卫河西走廊的重要据点。



正义峡 资料图